



中国经典名著

东周列国志

(三)

〔明〕余邵鱼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员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缘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苑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源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缘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苑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愿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怨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员愿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员园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员园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员源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员家苑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员愿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馀给秦	员愿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宋襄让国之举，似是贤人；及为君后，所行之事，无一可取。可见论人者，未可以一事之偶贤，而概论其馀也。

宋襄满口仁义忠信，却执滕君，杀鄆子，围曹伐郑，已是言行不符了。到用兵时，却把“仁义”二字认真起来，真是迂阔可笑之极。图霸争盟，原非歹事。但不度德量力，胡行乱做，便自然要弄出祸来。宋襄志大才疏，识短性躁，即布置小事，未必妥当，况军国重务耶？其败宜矣！

目夷真有相才，公孙固真有将才。使宋襄专任二人以政，徐图定霸，或可希冀万一。乃听子荡之谬言，逞狂躁之胸臆，以致事事贻殃。不能自悔，反强作解说，以文饰之，宋襄杀才而已。

目夷才识俱优，若使为君，必有可观。不知何以当日错看了宋襄也，岂以其能让国，遂谓其真贤耶？若看后来举动，则当日让国之事，亦不过好名之豪举耳。岂亦预料目夷之必不肯受，故为此一让，以博名高耶？不然，这般一个躁妄之人，何以忽有此恬退之事乎？

宋襄陵虐小国，杀诸侯以祭妖神，桀、纣之所不出也。而乃以不击半济，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为仁义，便无异盗贼杀人而取其货，而以埋尸掩骨为仁，分财必均，长少有序为义也，可发一笑。

霸与王异，为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与暴异，为



其仍以仁义为名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仁便是仁，何以谓之假仁？假仁便是假仁，何以为之以力？盖其仁非出本心，不过借以为名以服人耳，故曰假仁。假仁，人如何肯服？所恃者有力，故曰以力。但只是以力，则力与我敌者不服我矣。即力不如我者，又依附他人之有力者，则亦不必定是服我。惟我以力之所能为，却一般也行些仁义之事，使人既畏我之力，又贪我之仁。即我之用力处，亦借仁义之名，使人但称我为仁，而不称我为力，又借仁名以合众力，而服但知以力而不能假仁之人，则天下诸侯不我之服而谁服乎？诸侯皆服，而于是乎成霸矣。楚子虽强，是只知以力而不知假仁者也。宋襄知假仁而力不逮，楚成有力而不知假仁，故皆不能成霸也。至于以舅纳甥，则是禽兽之行，本传已明言之，又不止于不能霸而已矣。

晋文人品学问，看来也只平常，安于逸乐，非有远大之谋者也。其得国与成霸，大率皆诸臣之力。而诸贤才之所以尽心相辅者，则以其素能重贤礼士也。齐桓以平常人物，赖管、宁诸贤而成霸；晋文以平常人物，又赖狐、赵诸贤而成霸。可见贤才之有益于人不小，可以化无用为有用也，为国者可忽乎哉！

话说楚成王假饰乘车赴会，跟随人众俱是壮丁，内穿暗甲，身带暗器，都是成得臣、斗勃选练来的，好不勇猛！又遣蒍吕臣、斗般（子文之子。）二将，统领大军，随后而进，准备大大厮杀。宋襄公全然不知，堕其圈套。正是没心人遇有心人，要脱身时难脱身了。楚王拿住了襄公，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随行车



乘，皆为楚有。（只算贴他，却不值一声多谢。）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人人悚惧，谁敢上前说个方便。楚成王邀众诸侯至于馆寓，面数宋襄公六罪，曰：“汝伐齐之丧，擅行废置，一罪也；滕子赴会稍迟，辄加絜辱，二罪也；用人代牲，以祭淫鬼，三罪也；曹缺地主之仪，其事甚小，汝乃恃强围之，四罪也；以亡国之馀，（殷为亡国。）不能度德量力，天象示戒，犹思图伯，五罪也；求诸侯于寡人，而妄自尊大，全无逊让之礼，六罪也。（前五罪不过陪衬耳，正文自在此句。）天夺其魄，单车赴会，（宋襄单车赴会，原说是忠信，楚人却说是天夺其魄，想败犹可，而此等语最不可耐也。）寡人今日统甲车千乘，战将千员，踏碎睢阳城，为齐、郕各国报仇。诸君但少驻车驾，看寡人取宋而回，更与诸君痛饮十日方散。”众诸侯莫不唯唯。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着两行珠泪。须臾，楚国大兵俱集，号曰千乘，实五百乘。楚成王赏劳了军士，拔寨都起，带了宋襄公，杀向睢阳城来。列国诸侯奉楚王之命，俱屯孟地，无敢归者。（宋襄虽则有罪，而楚人背信劫盟，执其君而伐其国，则已甚矣。当时诸侯乃无一人敢出言以正之者，何其庸懦至此也。）史官有诗讥宋襄之失：

无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阳做战场。

昔日齐桓曾九合，何尝容楚近封疆？

却说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坛逃回本国，向司马公孙固说知宋公被劫一事，楚兵旦暮且到，速速调兵，登陴（城垛也。）把守。公孙固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须暂摄君位，然后号令赏罚，人心始肃。”（是最大最要紧主意，有明天顺、景泰之事，正是如此。）目夷附公孙固之耳曰：“楚人执我君



以伐我，有挟而求也。必须如此如此，楚人必放吾君归国。”固曰：“此言甚当。”乃向群臣言：“吾君未必能归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国事。”群臣知目夷之贤，无不欣然。（亦亏目夷贤者，人心素所推戴，故易于为力。）公子目夷告于太庙，南面摄政。三军用命，铃柝严明，睢阳各路城门，把守得铁桶相似。方才安排停当，楚王大军已到，立住营寨。使将军斗勃向前打话，言：“尔君已被我拘执在此，生杀在吾手。早早献土纳降，保全汝君性命！”公孙固在城楼答曰：“赖社稷神灵，国人已立新君矣。生杀任你，欲降不可得也！”（“置之死地而后生”，淮阴之所以用将士也。不意宋人于国君亦用此法，大奇。）斗勃曰：“汝君见在，安得复立一君乎？”公孙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社稷无主，安得不立新君？”斗勃曰：“某等愿送汝君归国，何以相酬？”公孙固曰：“故君被执，已辱社稷，虽归亦不得为君矣。归与不归，惟楚所命。（越说得极没要紧，便回来得越稳。一要紧，便不稳矣。）若要决战，我城中甲车未曾损折，情愿决一死战！”斗勃见公孙固答语硬挣，回报楚王。楚王大怒，喝教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楚兵多有损伤。连攻三日，乾折便宜，不能取胜。（又全亏有此力量，有此预备。不然，纵立新君，楚人岂肯轻易罢手？）楚王曰：“彼国既不用宋君，杀之何如？”成得臣对曰：“王以杀郟子为宋罪，今杀宋公，是效尤也。杀宋公犹杀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释之。”（只是杀之无益，不是怕效尤取罪。不然，以舅纳甥，罪不更大乎？）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释其君，何以为名？”得臣对曰：“臣有计矣。今不与孟之会者，惟齐、鲁二国。齐与我已两次通好，且不必较。鲁，礼义之邦，一向辅齐定

— 源 —



伯，目中无楚。若以宋之俘获献鲁，请鲁君于亳都（殷之故都，地属宋。）相会，鲁见宋俘，必恐惧而来。鲁、宋是葵丘同盟之人，况鲁侯甚贤，必然为宋求情，我因以为鲁君之德。是我一举而兼得宋、鲁也。”（知己知彼，量力而行，便不怕不上我算。）楚王鼓掌大笑曰：“子玉真有见识！”乃退兵屯于亳都，用宜申为使，将卤获数车，如曲阜献捷。其书云：

宋公傲慢无礼，寡人已幽之于亳。（宋地。）不敢擅功，谨献捷于上国。望君辱临，同决其狱。

鲁僖公览书大惊，正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明知楚使献捷，词意夸张，是恐吓之意。但鲁弱楚强，若不往会，恐其移师来伐，悔无及矣！乃厚待宜申，先发回书，驰报楚王，言：“鲁侯如命，即日赴会。”

鲁僖公随后发驾，大夫仲遂从行。来至亳都，仲遂因宜申先容，用私礼先见了成得臣，（“神灵庙祝肥”，真是千古不易语。）嘱其于楚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鲁僖公与楚成王相见，各致敬慕之意。其时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俱自孟地来会，和鲁僖公共是六位，聚于一处商议。郑文公开言，欲尊楚王为盟主。（阿舅主盟，妹夫亦与有荣施。其如令爱之不可保何。）诸侯喑喑未应。鲁僖公奋然曰：“盟主须仁义布闻，人心悦服。今楚王恃兵车之众，袭执上公，有威无德，人心疑惧。吾等与宋俱有同盟之谊，若坐视不救，惟知奉楚，恐被天下豪杰耻笑。楚若能释宋公之囚，终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是听！”众诸侯皆曰：“鲁侯之言甚善。”仲遂将这话私告于成得臣，得臣转闻于楚王。楚王曰：“诸侯以盟主之义责寡人，寡人其可违乎？”（这个盟主不甚光



辉，只算强盗大王而已。)乃于亳郊更筑盟坛，期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同赦宋罪。

约会已定，先一日，将宋公释放，与众诸侯相见。宋襄公且羞且愤，满肚不乐，却又不得不向诸侯称谢。至日，郑文公拉众诸侯，复请楚成王登坛主盟。成王执牛耳，宋、鲁以下，次第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毕，诸侯各散。宋襄公讹闻公子目夷已即君位，将奔卫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词曰：“臣所以摄位者，为君守也。国固君之国，何为不入？”须臾，法驾齐备，迎襄公以归。目夷退就臣列。胡曾先生论襄公之释，全亏公子目夷定计，神闲气定，全不以旧君为意。若手忙脚乱，求归襄公，楚益视为奇货，岂肯轻放。有诗赞云：

金注何如瓦注奇？新君能解旧君围。

为君守位乃推位，千古贤名诵目夷。

又有诗说六位诸侯，公然媚楚求宽，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授之于楚，楚目中尚有中国乎？（楚人之目无中国久矣。虽齐桓亦无如之何，况今日乎？况事至如此，虽欲摈楚，岂可得乎？）诗云：

从来免死自狐悲，被劫何人劫是谁？

用夏媚夷全不耻，还夸释宋得便宜。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楚人捉弄一场，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髓，但恨力不能报。又怪郑伯倡议，尊楚王为盟主，不胜其愤，（怪得可笑，终不然，饶了你命出来，反让你作盟主？）正要与郑国作对。时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郑文公如楚行朝礼。宋襄公闻之，大怒，遂起倾国之兵，亲讨郑罪。使上卿公子目夷辅世子王臣居守。目夷谏曰：“楚、



郑方睦，宋若伐郑，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胜取，不如修德等待时为上。”大司马公孙固亦谏。襄公怒曰：“司马不愿行，寡人将独往！”固不敢复言，遂出师伐郑。襄公自将中军，公孙固为副，大夫乐仆伊、华秀老、公子荡、向訾守等皆从行。谍人报知郑文公，文公大惊，急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郑事我如父，宜亟救之。”成得臣进曰：“救郑不如伐宋。”楚成王曰：“何故？”得臣对曰：“宋公被执，国人已破胆矣。今复不自量，以大兵伐郑，其国必虚，乘虚而捣之，其国必惧，此不待战而知胜负者也。若宋还而自救，彼亦劳矣。以逸制劳，安往而不得志耶？”（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策也。）楚王以为然，即命得臣为大将，斗勃副之，兴兵伐宋。

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归，列营于泓水之南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战书。公孙固谓襄公曰：“楚师之来，为救郑也。吾以释郑谢楚，楚必归。不可与战。”襄公曰：“昔齐桓公兴兵伐楚，今楚来伐而不与战，何以继桓公之业乎？”（动不动要学齐桓，自家却连香臭还不省得，可笑，可叹！）公孙固又曰：“吾闻‘一姓不再兴’。天之弃商久矣，君欲兴之得乎？且吾之甲不如楚坚，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强。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君何恃以胜楚？”襄公曰：“楚兵甲有馀，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馀。（不知前日劫盟时，何不以仁义脱祸？）昔武王虎贲三千，而胜殷亿万之众，惟仁义也。（又比到武王，越发是天外奇想。）以有道之君，而避无道之臣，寡人虽生不如死矣！”乃批战书之尾，约以十一日朔日交战于泓阳。（泓水之南。）命建大旗一面于辎车，旗上写“仁义”二字。（若单只理会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八字，则宋襄可称圣贤。但不知圣贤可是这等死法耳？) 公孙固暗暗叫苦，私谓乐仆伊曰：“战主杀而言仁义，吾不知君之仁义何在也？天夺君魄矣，窃为危之！吾等必戒慎其事，毋致丧国足矣。”至期，公孙固未鸡鸣而起，请于襄公，严阵以待。（即有仁义，又要严阵作甚么？司马迂矣！）

且说楚将成得臣屯兵于泓水之北，斗勃请：“五鼓济师，（济渡也。）防宋人先布阵以扼我。”得臣笑曰：“宋公专务迂阔，（他分明是仁义，你却说他迂阔，胡说！）全不知兵。（虽不知兵，却知仁义，比你强多哩。）吾早济早战，晚济晚战，何所惧哉？”天明，甲乘始陆续渡水。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济，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自有“仁义”二字作助兵神咒，急做甚也。）须臾，楚兵尽济。成得臣服琼弁，结玉纓，绣袍软甲，腰挂雕弓，手执长鞭，指挥军士，东西布阵，气宇昂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乱。”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这等叫苦，只是未知“仁义”二字之妙耳。）楚兵阵势已成，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兵皆有惧色。襄公使军中发鼓，楚军中亦发鼓。襄公自挺长戈，带着公子荡、向訾守二将及门官之众，（守门之官，领兵从驾。）催车直冲楚阵。得臣见来势凶猛，暗传号令，开了阵门，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有了仁义，

— 愿 —



便不怕他不放进来。)公孙固随后赶上护驾，襄公已杀入阵内去了。只见一员上将挡住阵门，口口声声叫道：“有本事的快来决战！”那员将乃斗勃也。公孙固大怒，挺戟直刺斗勃。勃即举刀相迎。两个交战，未及二十合，宋将乐仆伊引军来到，斗勃微有着忙之意。恰好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蒯氏吕臣，各接住乐仆伊厮杀。公孙固乘忙觑个方便，拨开刀头，驰入楚军。斗勃提刀来赶，宋将华秀老又到，牵住斗勃，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公孙固在楚阵中左冲右突，良久，望见东北角上甲士如林，围裹甚紧，疾驱赶之。正遇宋将向訾守，流血被面，急呼曰：“司马可速来救主！”（神咒为何不灵，吾甚疑之。）公孙固随着訾守杀入重围，只见门官之众，一个个身带重伤，兀自与楚军死战不退。原来襄公待人极有恩，所以门官皆尽死力。楚军见公孙固英勇，稍稍退却。公孙固上前看时，公子荡要害被伤，卧于车下，“仁义”大旗已被楚军夺去了。（怪道杀不过，原来仁义灵符被他夺去了。）襄公身被数枪，右股中箭，射断膝筋，不能起立。公子荡见公孙固到来，张目曰：“司马好扶主公，吾死于此矣！”言讫而绝。公孙固感伤不已，扶襄公于自己车上，以身蔽之，奋勇杀出。向訾守为后殿，门官第一路拥卫，且战且走。比及脱离楚阵，门官之众无一存者，宋之甲车十丧八九。乐仆伊、华秀老见宋公已离虎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胜追之，宋军大败，辎重器械，委弃殆尽。

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宋兵死者甚众，其父母妻子皆相讟于朝外，怨襄公不听司马之言，以致于败。襄公闻之，叹曰：“君子不重伤，（被伤者，不忍再伤之。）不擒二毛。（发斑白者，不忍擒之。）寡人将以仁义行师，岂效此乘危扼



险之举哉？”（昔有客至主家，见一猫走过，因问主人：“此猫住否？”主曰：“人言鸡有五德，吾此猫亦有五德。”客问其故，主曰：“见鼠不捕，仁也。鼠得其食而让之，义也。”予闻之不禁大笑，喷饭满案。今闻宋襄之仁义，大类此猫，又不禁喷饭也。）举国无不讥笑。后人相传，以为宋襄公行仁义，失众而亡，正指战泓之事。髯翁有诗叹云：

不恤滕鄆恤楚兵，宁甘伤股不虚名。

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楚兵大获全胜，复渡泓水，奏凯而还。方出宋界，哨马报：“楚王亲率大军接应，见屯柯泽。”（郑地。）得臣即于柯泽谒见楚王献捷。楚成王曰：“明日郑君将率其夫人至此劳军，当大陈俘馘以夸示之。”原来郑文公的夫人聃氏，（聃，音米。）正是楚成王之妹，是为文聃，以兄妹之亲，驾了辎辘，（女车，四面皆帷。）随郑文公至于柯泽，相见楚王。楚王示以俘获之盛。郑文公夫妇称贺，大出金帛，犒赏三军。（文聃劳军，便失男女之别，又以女甥侍酒，是何礼耶？楚之禽行，郑自取也。）郑文公敦请楚王来日赴宴。次早，郑文公亲自出郭，邀楚王进城，设飧于太庙之中，行九献礼，比于天子。食品数百，外加笾豆六器，宴享之侈，列国所未有也。文聃所生二女，曰伯聃、叔聃，未嫁在室。文聃又率之以甥礼见舅，楚王大喜。（楚喜其标致，非喜其有礼也。看官莫错会了。）郑文公同妻女更番进寿，自午至戌，吃得楚王酩酊大醉。楚王谓文聃曰：“寡人领情过厚，已逾量矣！妹与二甥送我一程，何如？”文聃曰：“如命。”郑文公送楚王出城，先别。文聃及二女与楚王并驾而行，直至军营。原来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是夜拉入寝室，遂成枕席之



欢。(不知交欢时称谓何如，吾甚疑之。)文半傍徨于帐中，一夜不寐。然畏楚王之威，不敢出声。以舅纳甥，真禽兽也！次日，楚王将军获之半，赠于文半，载其二女以归，纳之后宫。郑大夫叔詹叹曰：“楚王其不得令终乎？飨以成礼，礼而无别，是不终也。”(为后世子商臣弑成王张本。)

且不说楚、宋之事。再表晋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适齐，至襄王十四年，前后留齐共七年了。遭桓公之变，诸子争立，国内大乱。及至孝公嗣位，又反先人之所为，附楚仇宋，纷纷多事，诸侯多与齐不睦。赵衰等私议曰：“吾等适齐，谓伯主之力，可借以图复也。今嗣君失业，诸侯皆叛，此其不能为公子谋亦明矣。不如更适他国，别作良图。”乃相与见公子，欲言其事。公子重耳溺爱齐姜，朝夕欢宴，不问外事。(虽是人情之常，然非豪杰志量矣。)众豪杰伺候十日，尚不能见。魏犇怒曰：“吾等以公子有为，故不惮劳苦，执鞭从游。今留齐七载，偷安惰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见，安能成其大事乎？”狐偃曰：“此非聚谈之处，诸君都随我来。”乃共出东门外里许，其地名曰桑阴，一望都是老桑，绿荫重重，日色不至。赵衰等九位豪杰，打一团儿席地而坐。赵衰曰：“子犯计将安出？”狐偃曰：“公子之行，在我而已。(岂知若无内力，你竟济不得事。)我等商议停妥，预备行装，一等公子出来，只说邀他郊外打猎，出了齐城，大家齐心劫他上路便了。但不知此行，得力在于何国！”赵衰曰：“宋方图伯，且其君好名之人，盍往投之。如不得志，更适秦、楚，必有遇焉。”狐偃曰：“吾与公孙司马(名固。)有旧，且看如何！”众人商议许久方散。只道幽僻之处



无人知觉，却不道“若要不知，除非莫说，若要不知，除非莫作。”其时姜氏的婢妾十余人，正在树上采桑喂蚕，见众人齐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回宫时，如此恁般，都述于姜氏知道。姜氏喝曰：“那有此话，不得乱道！”乃命蚕妾十余人，幽之一室，至夜半尽杀之，（这十余人却死得无辜，可怜。）以灭其口。推公子重耳起，告之曰：“从者将以公子更适他国，有蚕妾闻其谋，吾恐泄漏其机，或有阻当，今已除却矣。公子宜早定行计。”重耳曰：“人生安乐，谁知其他。吾将老此，誓不他往。”（说出如此言语，是返国且不望，况图伯乎？）姜氏曰：“自公子出亡以来，晋国未有宁岁。夷吾无道，兵败身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所以待公子也。（晓得天意人事，此妇人大是非凡。）公子此行，必得晋国，万勿迟疑。”（妇人望夫之富贵，更甚于男子之自谋，于齐姜可见一斑。）重耳迷恋姜氏，犹弗肯。

次早，赵衰、狐偃、臼季、魏犇四人立宫门之外，传语请公子郊外射猎。重耳尚高卧未起，使宫人报曰：“公子偶有微恙，尚未梳栉，不能往也。”齐姜闻言，急使人单召狐偃入宫。（他又看得的当，又做的机密，此妇人大是非凡。）姜氏屏去左右，问其来意。狐偃曰：“公子向在翟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狐击兔。今在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懈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姜氏微笑曰：“此番出猎，非宋即秦、楚耶？”（语亦冷隽可爱。）狐偃大惊曰：“一猎安得如此之远？”姜氏曰：“汝等欲劫公子逃归，吾已尽知，不得讳也。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彼执意不从。今晚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载出城，事必谐矣。”狐偃顿首曰：“夫人割房闱之爱，以成公子之名，贤德千古罕有！”狐偃辞



出，与赵衰等说知其事。凡车马人众鞭刀糗糒之类，收拾一一完备。赵衰、狐毛等先押往效外停泊。只留狐偃、魏犇、颠颉三人，将小车二乘伏于宫门左右，专等姜氏送信，即便行事。正是：要为天下奇男子，须历人间万里程。

是晚姜氏置酒宫中，与公子把盏。重耳曰：“此酒为何而设？”姜氏曰：“知公子有四方之志，特具一杯饯行耳。”（姜氏此时心中犹不信公子真不肯行。）重耳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苟可适志，何必他求？”姜氏曰：“纵欲怀安，非丈夫之事也。（这是正劝一句。）从者乃忠谋，子必从之！”重耳勃然变色，搁杯不饮。姜氏曰：“子真不欲行乎？抑诳妾也？”（这句却不是疑他，正是哄他，怕他疑我耳。读者于此等处，须细心理会。）重耳曰：“吾不行，谁诳汝！”姜氏带笑言曰：“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为饯公子，今且以留公子矣。愿与公子尽欢可乎？”重耳大喜，夫妇交酢，更使侍女歌舞进觞。重耳已不胜饮，再四强之，不觉酩酊大醉，倒于席上。姜氏覆之以衾，使人召狐偃。狐偃知公子已醉，急引魏犇、颠颉二人入宫，和衾连席，抬出宫中。先用重褥衬贴，安顿车上停当。狐偃拜辞姜氏，姜氏不觉泪流。（必须如此，方是情理俱到。不然，虽则有理，岂不寡情太甚乎？）有诗为证：

公子贪欢乐，佳人慕远行。

要成鸿鹄志，生割凤鸾情。

狐偃等催趲小车二乘，赶黄昏离了齐城，与赵衰等合做一处，连夜驱驰。约行五六十里，但闻得鸡声四起，东方微动。重耳方才在车儿上翻身，唤宫人取水解渴。时狐偃执辔在傍，对曰：“要水须待天明。”重耳自觉摇动不安，曰：



“可扶我下床。”狐偃曰：“非床也，车也。”重耳张目曰：“汝为谁？”对曰：“狐偃。”重耳心下恍然，知为偃等所算，推衾而起，大骂子犯：“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出城意欲何为？”狐偃曰：“将以晋国奉公子也。”（虽是本意，然此时除却此语，却亦没得说。）重耳曰：“未得晋，先失齐，吾不愿行！”狐偃诳曰：“离齐已百里矣。齐侯知公子之逃，必发兵来追，不可复也。”重耳勃然发怒，见魏犇执戈侍卫，乃夺其戈以刺狐偃。不知死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源 —

